尚論持平

尚論持平卷二目錄

武王未受命

非孟

禹惡旨酒

五就湯五就桀

孔子作春秋

貴戚之卿

孝經

忠經

武經

司馬遷序游俠而進奸雄

司馬遷崇勢利而羞貧賤

漢書

班史范史

三國志

魏書

十六國春秋

南史北史

唐書

文王

黄老

散宜生

管蔡

華士

少正卯

鄧析

延陵季子

伍胥

唐太宗

王珪魏徵

郭汾陽

狄梁公

李太白杜少陵

韓昌黎

柳宗元

馮道

杜太后

尚論持平卷之二

張青樵先生鑒定

錢塘　陸次雲　雲士　纂著

論語爲孔子之史

屈翁山曰夫子爲魯司寇亂臣賊子乃其職之所當誅者雖去位不得見諸行事亦當載諸空言論語中多春秋之書法曰八佾舞於庭曰三家者以雍徹曰季氏旅於泰山曰崔子弑齊君曰魯人爲長府曰季氏富於周公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

魯曰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曰
陳成子弒簡公曰公山弗擾以費叛曰佛肸以中
牟叛曰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此皆春秋之餘
或出自夫子或爲門人所書皆有褒貶存其間與
春秋相表裏春秋爲魯之史論語則夫子之史也

爲命

論語詳解曰辭命非國之典要也竭諸大夫之力
以謀國而區區辭命是急非盡善鄭也蓋傷魯之
諸大夫敵師壓境專對無人耳時季康子當國子

服景伯從政吳王夫差爭伯哀公會於鄫吳徵百牢景伯不能辭如數與之吳太宰嚭召季康子不敢往使子貢辭乃免後吳伐魯爲城下之盟景伯又不能辭吳人欲止衛侯景伯以幣假子貢往說後吳會於黃池吳人將以公見於晉景伯不能辭吳人囚之康子執政妨賢不如子產知人善任夫子歎鄭諸臣以媿魯也

公叔文子

季扎適衛見公叔文子稱之曰衛多君子是文子

必君子人也何夫子不信公明賈之言得非善善長之意乎非也夫子嘗慨不見聖人洵如公明之言文子時中之聖矣故不敢以遽信郎季子僅稱之以君子未始以爲聖人也考之左傳有見其未盡善者文子朝而請享靈公見史鰌而告之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吾不先告子罪也君旣許我矣若之乎鰌曰無害子能執臣禮可免戍也驕其亡乎戍文子之子也文子卒衛侯惡戍之富戍又將去夫人之黨夫人愬曰

戍將亂戍奔魯由此觀之豈得謂時然後言者乎公明又復以告過也

怪力亂神

郝楚望曰記者記子不語怪力亂神此發明子雅言詩書執禮皆聖人訓世之書春秋爲憂世而作所書悖理之事皆怪也爭戰之事皆力也篡弑之事皆亂也讖兆卜蓍之事皆神也故春秋不與易共學不與詩書禮同雅言知我罪我皆令讀者自得之也愚謂解一章之書而兩章之旨皆出京山

洵明眼矣

私覿

禮記曰朝覲大夫之私覿非禮也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不敢私覿所以致敬也而庭實私覿何爲乎諸侯之庭爲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駱統曰境外之交謂無君命而私相從非國之事而陰相聞者耳若以命行旣修君好因敘己情亦使臣之道不足過也

在親民

聖經在親民朱子注曰親當作新以傳引日新新
民新命而言此確解也然漢唐儒者俱作親愛乎
民亦未嘗不可葢上能與民相親則能使民自新
故平天下章引民之父母之詩君子能視民如子
則民自能事上如親上下之間有不聯爲一體煥
然一新者乎故在經作親在傳作新不妨各就本
文疏意正不必其從同同也

與國人交止於信

文王與國人交說者當作國中之人謂文王不敢

以殷天子分國之民視之爲民故以爲交愚謂爲人君止於仁止仁則仁民在其中矣復以國人作民不重出乎此國人兼鄰國之人言之也若民宜言治不言交矣惟鄰則曰交鄰文王信孚於人如虞來質成是交虞國之人也芮來質成是交芮國之人也伯夷自東海而來是交東海之人也太公自北海而來是交北海之人也以服事殷是交殷國之人也六州歸心是交六州之人也文信於人故人信於文正如朋友有信此交道也不然何此

一句獨與爲君爲臣異其字法乎

君子中庸

仲尼祖述堯舜其祖述之最要處在發中庸之旨葢中之一字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人以爲帝王心法不知視爲如何高遠非淺近所可及者夫子謂中非人之不可及者葢在尋常日用之中只是庸德庸言能行能謹參贊位育之理舉在其內善誘循循一庸字使人皆動可爲堯舜之思前此大聖大賢之所未發此子思所以特揭此言

又恐人視庸爲易故又曰中庸不可能也又贊之以中庸其至矣乎蓋至易至簡即至精至微二字之中無不包括者也

武王未受命

陳椒峯曰蘇子曰武王非聖人也有良史如董狐者南巢之事必以叛書牧野之事必以弒書湯武仁人必皆爲法受惡予曰爲法受惡湯武不敢辭觀過知仁湯武何可及也湯武皆未受命者也考之紀載湯放桀其年八十八矣武王伐紂其年八

十七矣凡犯上作亂者必少年壯夫之所爲若血氣旣衰之人慮事精用心慈使有僥倖之心豈肯舉事於頭白齒豁之日哉蘇子又云武王以黃鉞斬紂武庚不容不叛夫逞雄心於一劍此負血氣之勇者所爲豈八九十歲之仁人而爲之乎記云紂登鹿臺自燔而死揮以黃鉞者妲已也告天下罪人斯得爾使湯武以天下爲利桀豈能三十一年在位紂豈能三十三年播惡哉

見梁惠王

人有好惡不可强也爰有名賢而惡其所不當惡不可解矣如杜少陵不喜陶詩歐陽永叔不喜杜詩蘇老泉不喜楊子東坡不喜史記甚至王充作刺孟馮休著刪孟司馬公作疑孟晁以道作詆孟李泰伯作非孟則太過矣要之諸君非有意排斥見識不到故有是言耳如一老儒問王聖美讀孟子否曰讀而不曉其義曰何處不曉曰開手處見梁惠王一句即不能曉既曰不見諸侯何爲又見之乎老儒莫對不知聖美之不通甚矣不見諸侯

非不見也不往見耳惠王三十五年卑禮厚幣以聘賢者故往見之此伊尹之翻然豈毛遂之自薦乎聖美么麼固不足責王晁諸子何亦吠堯不止耶且孟子爲卿於齊則稱臣於梁客也則不稱臣亦可以見其見諸侯而不自失之道矣

禹惡旨酒

或問周公思兼三王首以禹惡旨酒爲言何也郝楚望曰禹之憂勤莫如治水而首言旨酒則是旨酒之患甚於洪水也易未濟之上九以離明下孚

于坎之六三周公繫爻辭曰有孚于飲酒濡其首有孚失是失是者喪明也于書作酒誥孔子尚憂酒困况庶民乎所以爲禽獸者由其心醉也雖有善言不可以語醉人人能醒而後可與言善故禹之勤儉菲飲食而惟此爲要也

五就湯五就桀

或問曰伊尹樂堯舜之道者也君子事君當從其一事湯不應事桀事桀不應事湯何以就湯就桀遷轉無常也堯舜之道宜爾乎愚謂尹之就湯欲

湯以堯舜之道事桀也就桀欲桀以堯舜之道自處也逆知湯德日新將來必有受命之徵桀惡不悛將來必有放伐之事故屢就桀而冀其改之一就不已而至再再就不已而至三且至四至五而惡猶是也民之憔悴於虐政不可不弔伐而救之於水火之中矣故曰天之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是湯之伐桀成於尹也聖人無可奈何大不得已之心也不然何眷眷於桀而屢就之乎事非堯舜之事心則堯舜之心正於五就之中見之矣

孔子作春秋

陳椒峯曰或問孔子作春秋何以稱一治愚考王孫滿對楚子曰卜世三十卜年七百而周且過其曆一百七八十年仲尼延之也仲尼何以延之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故能延之也或曰仲尼空言遂能延數百年後之天命乎曰此仲尼所以爲聖人也周自成王至威烈王世三十年七百矣是時韓魏趙滅晉祀而分其地周天子從而寵命之識者謂秦之所以興周之所以亾係於此葢晉之强

能屛捍諸侯使秦不敢東向分爲三則晉弱秦強遂成縱橫之勢使是時天下之人不畏春秋之義移一旅之師以亡東周何難焉而縱者不敢議周橫者不敢議周則天子春秋之義有心者悚然畏懼不敢首爲亂階以來天下之誅也

貴戚之卿

于穀山曰孟子說齊梁之君大有策士之風即如齊王問卿之對雖理自如此其實有爲而發世儒不察耳宣王之時靖郭君父子厚招游客權傾一

國孟子危之故直言貴戚之權竦動齊王使其惕然知懼有所以裁制之其微指也厥後湣王之世孟嘗得罪宗國遂連五國之師攻齊七十餘城斯極重之勢矣此可想像而悟難以文字中求之愚謂筆塵之言深得孟夫子之心矣

孝經

艮齋雜說謂孝經孔子與曾參論孝而門人記之漢興顏芝之子得十八章為今文及魯恭王壞孔子宅古文始出凡二十二章孔安國及馬融傳之

其鄭氏所傳則今文也開元中詔議孔鄭二家各有異同明皇自注卒用十八章爲定內有閨門一篇論者以爲鄙俗不可行世有女士鄭氏續爲女孝經十八章贅矣

忠經

忠經十八章漢南郡太守馬融之所著也其詞粹其氣醇其旨近而遠孝經十八章忠經亦十八章其體裁結構援引詩書一與孝經相倣且得鄭元爲之注而義益明而孝經與六籍竝傳忠經具在

無過而問者豈不以曾子純孝言皆至性之言馬融黨附說與行違之說其得謂之經歟亦僭稱經誠曾子之罪人矣以人廢言蓋不期然而然者立言者可不鑑哉

武經

武未嘗有所謂經後人取七書而彙之謂之武經大約吳不如孫韜不如畧李衛公尉繚子不如司馬穰苴蓋孫至精畧至純司馬法最正以王道談兵者穰苴也孫之言皆至言畧之論皆名論每于

一句之中皆有以印合古今用兵之事總不出其範圍可云經矣吳起李衛公尉繚子之談兵亦未嘗無合道之處大抵彷彿三書而爲之似猶彼爲經而此爲傳也至於六韜雜而不純斷非太公之書且不可方之吳子其去十三篇遠矣然吳得孫子女兵且可操於宮中後不聞其建奇功於當世意者吳王惡其斬美人而後不復用故無所聞於冊史歟嘻可惜矣

葬經宅經

葬經者漢青烏先生之所著也其詞醇雅顯明宛然賦體金丞相兀欽仄爲之註郭景純葬書每引其言有經所未見者或年代久遠殆有逸編而世未之見也至讀郭璞古本內篇而益暢其旨明有吳郡繆希雍字仲醇者作葬經翼闡發尤精又爲難解二十四篇辯晰更妙所言地理實有理存焉爲人子者雖不可以親骸圖富貴亦豈可以親體貽不安必惡風水之說闢而棄之亦偏論也又有宅經一書託爲黃帝所傳雖文義不及葬經而陰

陽之說相爲表裏亦不可廢非若酒茶筆墨皆得名經無關於大要者而特不可爲溺於求福使祖父之骨久寒而不得歸藏者解也

老子

道德五千言千古之至言也讀之者各領其意有得其清淨無爲爲蓋公之言以致治者有得其谷神不死之說久視長年而與彭佺同壽者有得其以退爲進用若神龍使人見首而不見尾者有得其以柔制剛爲兵家權譎之用而出奇制勝者有

得其芻狗萬物視天下無情而流爲申韓之慘刻者夫同一書也或得之而爲益于治理或得之而流弊于萬物此豈五千言之過耶夫周官周禮治天下之書也或不善用而反以之亂天下亦猶是也豈可因不善讀是書者而疑其不可以垂後世耶

莊子

丹鉛續錄論莊子憤世嫉邪之書也人皆謂其非堯舜罪湯武毀孔子不知莊子未嘗非堯舜也非

彼假堯舜之道而流爲之噲者也未嘗罪湯武也罪彼假湯武之道而流爲白公者也未嘗毀孔子也毀彼假孔子之道而流爲鄉愿者也胡有絕聖棄智之說又曰百世之後必有以詩禮發冢者矣詩禮發冢談性理而釣名利其流莫盛于宋之晚世世猶未殄愚謂升菴此言葢惡世之假道學而發也得其旨而畧其辭可謂善讀南華者矣

列子

莊列之書同出于老其高曠一也其奇誕一也而

章法不一南華之言起伏斷續不可端倪冲虛之言長篇之中各爲短篇而意自貫串然南華之言近于墨爲釋氏之宗冲虛之言近于楊皆道家之旨論欲齊物大秋毫而小泰山壽殤子而殀彭祖夢爲蝴蝶誰蝶誰周幾欲空諸所有矣若夫笑杞人之憂天多引楊朱之說詡矜一時之毀譽焦苦神形要數百年之餘名豈足潤枯骨哉獨善獨修期于清靜異委同源兩家之所至不昭然見乎

荀子

綠雪亭雜言謂荀卿以禮爲僞論者疵之不知荀子指禮之末流之弊而言也試觀魯之禘禮季氏旅泰山之禮王莽謙恭之禮蘇章杯酒故人之禮曹丕受禪之禮桓溫拜表即行之禮誠耶僞耶傳說曰禮煩則亂老子曰禮者忠信之薄皆即末流之弊而言也孰謂荀子不知禮乎否則何以其書曰學至乎禮而止何以曰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國家無禮則不寧不可以知其禮僞之言有所爲而發乎

申子韓子

陳于陛曰太史公說申韓原道德之意似深支而實確老子言道德申韓重刑名迹若相懸然老子之失道而後失德失德而後失仁失仁而後失義夫人之所以爲人者賴有仁義耳老子輕視之所以道德流爲刑名慈祥變爲慘刻迹異而歸同也雖然天姿刻薄申韓自爲之也不然何莊列不爲申韓耶然莊列亦有莊列之弊皆學老子而失之者

關尹子文子

關尹子文子老子之曾思也莊子列子老子之孟子也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關尹子曰非有道不可言不可言卽道非得猶龍之宗旨者乎至文子而語語精實足與五千言相副見稱於漢儒者不可枚舉二書猶儒家之有學庸矣莊列之文喻言十九開拓萬古之心胸莫窺涯涘不可端倪莊文首尾一意而中多斷續列文逐段結搆而旨自相聯猶儒家之有齊論矣此四君者不足爲老子之

四配乎

史記

蘇老泉曰史遷表十二諸侯首魯迄吳實十三國越不與焉不數吳也外之也然猶以為周裔於盟會間或載之而謂越不與中國會盟以觀華風苟舉而措之諸侯之末則西戎玁狁亦庶幾乎其間故雖以勾踐之賢絕而棄之余謂此遷之過也夫吳泰伯之後也越大禹之後也春秋擯楚未嘗不列之於諸侯之中越以曠遠不獲得與會盟若勾

踐之爲君范蠡計然之爲臣亦足以與齊晉之英主賢大夫頡頏比列豈吳越之風𣧑𣧑大雅豈出鄒魯之下至以西戎玁狁視之不亦過乎蘇文公似亦取之亦未當也

司馬遷先黃老而後六經

晁無咎云班固譏史遷論大道先黃老而後六經謂其是非謬於聖人不知史遷以武帝之世表章儒術宜乎大治而因奢侈而致凋弊反不如文景尚黃老時天下饒裕也愚謂不特此也當漢時法

嚴刻人臣吾爵有受弔不受賀之言往往不得其死非黃老之學不足以存即已蠶室之刑亦不能遵守黃老所致蓋感憤而爲此言也至其作孔子世家極表其景仰向往之心於黃帝不載乘龍上天之事於老子極其流弊使與申韓同傳先黃老耶後六經耶孟堅之言駟不及舌矣

司馬遷序游俠而進姦雄

世有游俠武人中之狂狷也與姦雄異姦雄尚利游俠尚義一言投合國士相知則不惜以性命相

徇爲知已報所謂感君義氣爲君死泰山一擲輕鴻毛烈丈夫之所爲如荊軻豫讓之流亦天地間不可少之人也雄固雄矣奸何有耶而班史非之說者謂遷歎時無朱家之倫不能脫已於禍故感慨而傳之此或有之然如朱家其人可勿傳耶且未有史記之先國策中敘述諸人如見當年生氣遷作史而可沒之耶謂之奸雄一字之誅未可以汚義士也

司馬遷崇勢利而羞貧賤

班固譏司馬遷述貨殖崇勢利而羞貧賤讀貨殖傳之言曰貪賈三之廉賈五之貪賈宜多而反少以其僅知利也廉賈宜少而反多以其兼知義也由三五之言推之龍門之立意深矣即小可以見大若薄貨殖而不言不言大學平天下章何以言生財乎生財之道廉者得之則於衆寡疾舒皆可絜矩而悟矣或爲之說曰以其傷於處貧無貲自贖故有貧賤之羞此或不然其文具在可繹思而知其旨也

漢書

陳仲醇耄餘雜志論班史論列古人其是非有不可解者如桀紂一致也而進桀一等韋顧廉來同惡也而相去二等衛武公睿聖而與徐偃王同列楚太子建出亡而與崔杼同科躋子產晏嬰於稷契擬樂毅王翦於召方進商君於子皮之上退包胥於伍員之下豈不謬歟愚謂此亦文人好異之過後世李卓吾一種翻新議論殆由孟堅開之者也

班史范史

艮齋雜說謂元成帝紀皆班彪作元帝贊曰臣外祖兄弟爲元帝侍中應劭注臣則彪也外祖金敞也成帝贊曰臣之姑充後宮爲婕妤晉灼注彪之姑也固述父書不爲改正疑誤甚矣彪所傳六十五篇未見其目豈不掩親之善乎固著八表及天文志未就而卒和帝命班昭踵成之固之書上藉其父下賴其妹不及腐遷遠矣范曄作後漢書自稱天下奇作大言不慚其作者有劉珍司馬彪華

嶠袁宏謝沉謝承薛瑩張瑩袁山松諸家畢不過集其成耳自夸不已過乎愚謂此更不及孟堅遠矣

三國志

世稱陳壽爲著作郎有良史才其是非之謬有不足以服人者千古經天緯地之才莫如武侯矣故少陵謂其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非過譽也周公瑾有既生瑜何生亮之歎司馬仲達自知莫敵惟有堅壁不戰而陳壽謂之將畧非其

所長縱一人之憎惡貽千古之譏彈其鄙不亦甚乎至丁儀兄弟並有盛名於魏索其米千斛當爲佳傳儀子不與竟不存之而丁儀丁廙之賢表表千古因其不傳而其人愈傳如陳壽者烏足齒於班馬之後耶

魏書

魏收在神武時職修國史得楊休之助曰無以謝德當爲卿作佳傳休父固爲北平太守以貪獲罪收書曰固爲北平甚有惠政坐公事免爾朱榮於

魏爲賊收以高氏出自爾朱且納榮子之金滅其惡而增其善書成衆論譁然目爲穢史後高祖以收書失實詔魏澹另成之矯收之失甚爲簡要愚謂魏收之納金與陳壽之索米可同遺臭千秋矣

十六國春秋

考十六國春秋與五代之君其國祚之促與喪亡之慘事畧相等劉聰創伯無幾家無少長皆爲靳準所戮劉曜繼起數年之內卽爲人擒石勒石虎盡有秦魏燕韓之地後嗣屠滅無一子遺慕容雋

亦僅終身而喪苻堅雄矣不免走縊慕容氏復燕祚亦隨傾覆若朱溫革命旋爲子友珪所殺友貞殺友珪不數年而國亡李存朂在位四年爲郭從謙所殺邈佶烈立其子從容作難遂至不起旣而從珂殺從厚石敬瑭立其子從貴滅於契丹劉知遠開基傳子承祐三年國破郭威傳位柴榮旋亦覆亡嗚呼此皆恣行殺戮殘暴之報天道不遠可以示警故類及之

李延壽作南史云宋武北侵寧朔將軍王元謨夜遁就逮將斬夢有教誦佛經者因以獲免其作北史復云盧景裕販繫晉陽誦佛經而枷鎖自脫又謂有當死者亦夢沙門教之課誦臨刑刃刃自折延壽殆溺於佛教者耶何其所言如僧尼之勸善亹亹不休耶着書無識立說無體羅泌謂其爲俗士不可以作史官允矣

唐書

廬陵修唐書作武后紀依前漢例也天授以後唐

雖改號爲周而史不書周葢黜之也朱新安恐其無別於嗣聖二十四年之號書曰帝在某帝在某以春秋之法正名也每年之下又細書武氏所改之年垂拱則曰武氏垂拱天受則曰武后天受立意甚嚴而林竹溪謂武氏既革命帝與周同書是民二王天二日矣愚謂書帝在某則見其有帝名而無帝實書武氏某年則見其有帝實而不予以帝之名此正所以别二王也林氏何思之不稔耶

劉知幾曰史家有論欲事無重出省文可知如太史公曰張良狀如婦人項羽亦重瞳子別加他語補書中之末及所謂事無重出者也又如班固贊曰萬石君爲父浣衣君予非之楊王孫裸葬賢於始皇遠矣言簡意備所謂省文可知者也范曄後漢書各附本事書於卷末篇目相離斷續失次後之作者不悟其非如南北史篇終有贊其辭甚煩難言簡要又若唐修晉史取法徐庾無異加粉黛於壯夫服綺紈於高士益不稱矣愚謂史記之贊

尚矣五代史篇末贅言抑揚感慨更有餘情其足繼龍門而無愧者惟盧陵也歟惜劉宋之見也

宋史

艮齋雜說謂史家比事屬辭以簡爲則春秋紀二百四十年之事何謹嚴也宋史爲卷六百文百萬言泛濫極矣李全一傳多至二卷六萬餘字不能尋其首尾其他可知閱者倦而欲臥文運之衰也

歷代史止有儒林文苑宋史獨立道學傳道學之名立僞道學之禁起矣朱陸雖有異同其爲道學

一也以朱入道學以陸入儒林可乎且呂祖謙蔡元定胡安國眞德秀魏了翁皆眞道學而竝入儒林豈爲當乎愚以爲儒之一字可兼道學寧得儒林之名不得道學之名儒則大公之稱道學標榜之見也

元史

凡作史者紀傳之後必加論斷此定體也獨元史於紀傳表志但篇首作序而不贅論贊意謂著其事實而俟後世之定論也此能脫因襲之套亦修

史之一法然古史於閨門醜惡之事莫不備書如左史載衛宣公齊襄公諸事史漢著諸王淫亂等事使人知閨閤之暗不能相掩以示戒也故尼父刪詩鶉奔牆茨存而不刪明衛爲狄滅之由也南北史亦識此意金史猶載海陵煬王淫亂之事穢蕩莫過於元而元史一切隱諱不錄爲國諱得矣以云示戒則失之矣

資治通鑑

南充陳于陛意見之言曰司馬溫公通鑑以正統

歸晉何不以正統系蜀想溫公自稱司馬孚之後故有公中之私乎愚謂使溫公聞此亦必有反而思之不得於心之慨矣至又書諸葛亮入寇則過甚矣元楊紫陽讀通鑑至漢魏間不平之因作詩曰欲起溫公問書法武侯入寇寇何家溫公又何以解此乎

正統

燕閒錄論正統爲從來以天下混一爲正統迹似而義未安也當析而言之有正而不統者矣若周

之東遷是已晉宋之南附之有統而不正者矣若秦晉隋是已新莽附之三代而下漢興甚正唐次之宋初與魏晉無大相遠愚謂明興與漢相類皆宜以正統書之要言不煩至當不易之說也

封建

封建之制惟唐虞之時無弊自成湯伐夏諸侯從之者三千三千之君可置之乎周武伐殷諸侯助之者八百八百之國可廢之乎殆至周衰君弱臣强奄奄不振遂折而入於秦此封建之不得不爲

郡縣者勢也不可以爲秦罪也至漢以七國之微猶能作亂益見封建之不可以行於後世矣至唐以藩鎮之强猶能跋扈益見封建之不可分於功勲矣若變爲郡而或得龔黃以爲守變爲縣而或得召杜以爲令內有良相外有賢師武臣則天下未有不治者如無道以處之不得人以理之使作難者揭竿而起此非郡縣之過也迂儒以爲不復封建所致豈足與之論變通乎

井田

井田之廢說者皆以咎秦不知有始於秦之先者管仲之作內政而盡地力已開其端矣至秦而大變其制蕩阡陌旣開平增膏土下享其利上益其財欲復盡井其可得乎且民有分田必須仕有世祿猶業主之攝承佃計畝均分久而相習斯能有濟若郡邑之官席不暇暖吏與民且不相識又何能理百畝與二十五畝、於上農夫餘夫之間還授之紛紛乎此斷不可復之勢也卽後世限田均田亦難剖富者之所有而資之貧亦惟有勤勸力耕

輕其賦稅開源節流爲裕民之道耳葢以滕文公之賢畢戰之能孟夫子之經畫試之於小國之中未能有效當後世欲重行之乎必不得之數也

三皇

唐司馬貞稱小司馬作索隱補三皇之事於史記五帝紀前謂三皇旣爲開闢之初君臣之始圖緯所載不可全棄故補紀之是矣然紀其號可也而曰兄弟十二人兄弟十一人兄弟九人各一萬八千歲直書其說荒謬甚矣後之纂通鑑者除資治

綱目之外皆取是說而首列之信史而先以大不可信者列之於前何以示後學乎愚謂宜止列其名於一萬八千之說注釋而辯辟之可也

瞽叟

金仁山曰瞽叟之欲殺舜象之欲殺兄也考其情虞氏自幕故有國瞽叟料能守國者也欲殺舜欲廢嫡立幼爾不然豈以愛憎遽欲殺之哉然舜有國之嫡爲耕稼陶漁之事何也曰古之國家弟子非如後世豢養舜爲田漁而人從之或者見逐于

父母故勞役之因是以行其政教而濟時之窮孔子曰陶漁非舜事也而往爲之以救敗耳瞽象之欲殺舜在初年堯之舉舜在克諧之後史記反覆重出故也然孟子亦不辯萬章之失何也蓋孟子務使學者得聖人之心推倫理之至事跡有無不必辯矣

文王

史稱西伯行善是矣乃加一陰字非所以處聖人也聖賢作事無不光明如文王請入洛西之地赤

壞之國以除炮烙之刑此其行善天下共見陰耶非陰耶行善而陰此厚施於民者之所爲文王豈出此耶而韓非猶云智哉文王出千里而得天下之心此陰者見之以爲陰也

黃老

九五枝譚曰漢人有黃老之學然二家不同黃帝是爭先一着老子是退後一着黃曰日中必彗操刀必割執斧必伐故爲人先老曰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故爲人後然爭先一着自能退後

所謂人知其神而神不知不神之所以神退後一着正是爭先所謂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一龍一蛇兩公皆大英雄也使老子生黃帝之時則阪泉七十戰使黃帝在老子之世則柱下五千言然則陰符道德將無同

散宜生

文王囚於羑里散宜生救之無術乃進騶虞美女紂喜繫釋玉門說者謂紂方溺於色而復進以色寧不損文王臣德乎愚意其所進者之美女、蓋賢

女也非釆苿莒之艷姿即游江漢之麗質與夜飲於瓊宫瑤室之中者迥異以之在御色也而賢在其中使紂因好色而知好賢或且賢賢以易其色則殷祚可以不移是宜生之心也於何知之於騶虞知之世主所愛者異獸耳騶虞仁獸也觀其賦性可啓人主慈愛之心進一獸不苟如此肯使盛女謁而加色荒乎以色遠色臣子之奇情也或謂以所進者爲賢無所徵也然不聞其賢曾聞其不賢乎具遺世之資逢溺情之主不聞有傾國傾城

之事賢可知矣散宜生見文王且不可無聖后商紂豈可無賢妃本關雎之意以行之此其所以爲見知歟

管蔡

郭青螺曰管蔡者周之頑民殷之忠臣也其以殷叛非叛也以復殷也文王以服事殷管蔡所習見也父如此兄如彼管蔡籌之矣復故主忠也守文節孝也反兄爲義也事雖未就志足悲矣周鼎已定殷灰已燼爲管蔡者欲守文王之貞莫若蹟泰

伯箕子之爲泰伯之之荆蠻也示不臣殷也箕子之之朝鮮也示不臣周也管蔡舍周而逺遁天下有諒其心者矣太姒教誨十子俱無邪僻之事則管蔡當無異於武周也必以伐商者爲聖輔武庚者爲不類乎管蔡不幸誅爾使其輔武庚滅周作史者惡知不以管蔡爲忠而武爲逆乎凡旹管蔡者以成敗論也新莽篡漢也其子宇不以爲可朱溫篡唐也其兄昱不以爲可彼管蔡者宇昱之儔而已

華士

太公封於齊齊有華士者召之三不至命誅之周公曰此高士也奈何誅之太公曰不臣天子不友諸矦是棄民也三召不至是逆民也旌之以爲教首一國效之望誰與爲君乎愚謂華士可誅可不必誅者也當日頑民梗化洛邑之人誅之則不勝誅太公借一華士以警不臣之民而叩馬而諫者以爲義士扶之而去一則明國法一則正大倫太公之所以爲太公也

少正卯

九五枝譚曰孔子爲魯司冦七日而誅少正卯或以爲太速孔子蓋自知必不久在相位故及其未去發之使更遲疑已爲少正卯所圖矣使竇武何進知此必不死於王甫張讓之難使鄭訓李注知此必不死於仇士良之亂成機事者只爭一先字耳呂正惠鎖王繼恩書閣中韓忠獻出空頭敕押任守忠赴蘄州二公作用正從兩覩得來正德時劉健謝遷欲去逆瑾謀泄竟敗豈非當斷不斷耶

鄧析

太公誅華士孔子誅少正卯子產誅鄧析析非大聖大賢不能也列子曰鄧析能操兩可之辭呂氏春秋有富人溺死洧水之中得其尸者多求金富人族以告析析曰第安之必無買此者得尸者患其不贖亦告析析曰第安之必無賣此者爲人若此豈免君子之誅然此刑外之刑君子以爲更急于常刑之外也

延陵季子

說者謂古今兄弟讓國之事若泰伯伯夷叔齊季札可謂宇宙間希曠之人宋儒獨病季子謂讓以基禍夫季子在齊知齊政將有歸在晉知晉國必有難豈獨不知闔閭之爲人乎彼闔閭陰謀刺僚幸而得就一旦致之季子豈賢季子而甘遜之乎忌季子也使季子受之刺僚之刃且以次及之矣故季子躬耕延陵終身不入吳國若季子者可爲不愧乃祖矣故夫子題其碑曰嗚呼有吳延陵君子之墓若讓以基禍焉得謂之君子乎

伍胥

吳梅村曰子胥之鞭平王尸也此吳君臣爲之未有言子胥者也子胥之父誅於楚而去楚闔閭欲爲復讐子胥曰諸侯不爲匹夫興師逮楚釁而後動入郢之役伍氏貴顯於楚者四世費無極傾覆其宗子胥之讐在無極不在平王也太子建廢非其罪死於鄭子胥所痛心疾首者不徒奢尚之死蓋欲借兵於吳立建之子以無忘乃父之志子胥之忠孝可白吳之霸業可成爲吳所以爲楚也肯

以其名讓之申包胥哉乃吳師驟勝楚舊臣伯嚭之徒傾其故國甚至瀆亂男女非子胥之心矣夫子胥固其兄尚所稱仁智者也無故辱先君之尸楚之宿將舊臣將圖覗而起矣此騎劫之所以敗於齊也謂仁且智者爲之耶且子胥之先皆葬於楚設昭王復國盡發伍氏丘壠而汚瀦之子胥何以自立於天下乃不聞其事豈子胥能復奢尚之讐楚昭不能復平王之讐乎由梅村之言斷之殆必無鞭尸之事矣

四公子

四公子皆以好客雄於戰國惟孟嘗君得馮驩平原君得毛遂可稱國士而孟嘗君必待彈鋏而識馮驩平原君必待穎脫囊中之言而識毛遂信陵君能識毛薛於賣漿博徒之中而獨於虞卿未能遽知葢知人若斯之難也若春申君徒以朱履爲豪汗明三月而後得見待士若此故并雞鳴狗盗之人亦不可得四豪中之最下者也昌黎之弔孟嘗君曰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不知其何心李

長吉之詩曰買絲繡作平原君有酒惟澆趙州土余友洪子昉思詩曰迢迢二千里去哭信陵君皆有所景慕而然者余亦有詩曰可憐黃歇三千客不及田橫五百人噫今日求一黃歇而不可得又不當抑春申於三公子之下矣

田子方

魏和叔曰君子之道何爲其可驕也古人抱道自樂視富貴如脫屣若田子者未聞道也田子處澆季之世不忍靡於流俗可謂非賢者耶子擊持富

貴見詰驕貧賤者特甚承其言而折之不足爲過以儆君遇匹夫于道至自失其貴下同子弟擊可謂賢矣子方不與其賢而嫚易之若此語曰已則無禮何以謂人是子方之過也噫子方之所以驕人者道也孰謂驕人而道也

郭隗

楊戲崖曰有薦賢者有致賢者致賢之力逸于舉賢致賢之功亦優于舉賢也昭王求賢郭隗受築宮之師非借也致賢之法當爾也無幾鄒樂諸賢

爭赴燕雖鮑趙之善舉不力乎此也市馬之喻致士之明轍曰北面受學百己者至哅藉叱咄徒隸者至豈非致士者敬媮之兩轍乎敬媮辯而賢賢者辯矣此鐵崖論史之一斑也質與淸堅亦文中之交火矣

秦始皇漢武帝梁武帝

石徂徠曰吾謂天地間必然無者有三無神仙無黃金術無佛然此三者人皆惑之以爲必有甘心樂死而求之吾以爲必無者吾有以知之窮天下

而奉之者一人也莫崇於一人天地兩間苟所有者索之莫不獲也秦始皇之求仙漢武帝之求黃金蕭武帝之求佛勤已至矣而秦皇遠遊死蕭帝餓漢武鑄黃金不成推是而言者知必無神仙也無佛也無黃金術也

陳平

魏伯子曰陳平佐高帝取天下以陰謀取勝自言吾多陰禍夫爲天下除殘暴術則陰而心可正告天下何害之有所恨于平者教帝因信出迎而擒

之此事足滅平宗而不悔信有大功帝素疑忌一旦起帝殺功臣之心而啓天下之叛兵禍延連而未已者平爲之也然平能保信不反勸帝不誅乎既明信之不可擊宜請曰陛下第狩雲夢會諸侯信若郊迎是不反也反必不出以諸侯之師掩而擒之如此功臣必心服而不叛天下有反天子而輕身郊迎自蹈陷阱愚者所不爲也況以高帝爲天子乎然則信之心可知也人謂僞遊雲夢亦奇計中之一

愚謂由伯子之言觀之乃拙計中之一

也

叔孫通

楊龜山曰叔孫通欲徵諸生起朝儀魯兩生不從夫叔孫通量君之能以爲禮阿世苟合不足道也不從誠宜然天下新出戰爭之餘朝廷之間皆武夫壯士非復有禮文相際也以至醉或妄呼拔劍擊柱其漸烏可久哉叔孫通所欲起者朝儀而已非如先王之制作也二生拒之失其旨矣楊雄謂魯有大臣豈其然乎

陸賈酈食其

鄭浹漈曰陸賈秦之巨儒也酈食其秦之儒生也叔孫通秦時博士陳勝起二世召儒生三千餘人皆引春秋以對秦未嘗不用儒生也叔孫通降漢有弟子百餘人項羽亡後魯爲守禮之國秦時廢儒所坑者議論不合者耳蕭何入咸陽收秦律令圖書秦未嘗無書籍也所焚者閑事耳後世不明經者歸之秦火學者不覩全書然易固爲全書矣何嘗見有明全易之人哉向謂秦人焚書而書存

諸儒窮經而經絶蓋謂此也詩有六亡篇乃笙詩本無詞書有逸篇仲尼之時已無矣不因秦火漢以來書籍百不存一非秦人亡之也學者自亡之耳

商鞅

東坡志林謂商君之法使民務本力農勇于公戰富國强兵以成帝業然其民見刑而不見德知利而不知義卒以此亡故帝秦者商君也亡秦者亦商君也生有南面之樂旣足以報帝秦之功死有

車裂之禍僅足以償亡秦之罰理勢自然無足怪者後之君子有商君之罪而無其功享商君之福而未受其禍吾爲之懼矣愚謂長公此言爲荆公而發也使能聞此而警悟當無半山飲恨之事矣

荆軻

陳椒峯曰古今之俠有如荆卿者哉荆卿讀書明大義聶政受恩於嚴仲子刺韓相事克濟政自殺其死更烈余謂不得與卿同稱蓋刺秦王大義也方其在燕市也或歌或泣人莫知其所以異已而

提匕首入強秦賓客白衣冠送之彼言笑自若非讀書養氣胡能若是英雄豈可以成敗論況荆之刺王不中非敗也成也秦王鞭笞天下視如犬羊天下莫敢誰何卿一旦環柱逐之而後天下知可以兵刼勝廣之徒所以接踵而出山東豪傑兹起而亡秦族矣然則卿之功較子房一擊之力不加等哉而綱目以盜書之何以鼓天下忠臣義士之氣哉

項羽

鍾竟陵曰司馬遷以項羽置本紀爲史記第一篇文字儼然列之帝王之前深惜羽之不成也不以成敗論英雄是其一生立言主意所以掩其救李陵之失也然觀羽舉動力量自無作帝王之理葢帝王有帝王之分英雄有英雄之分項梁之分止于破秦項羽之分止于入關入關以後着着皆錯分止于此而不能過也使其過之梁可羽而羽可沛公矣

張留侯李鄴侯

漢有留侯唐有鄴侯是二人者先後同揆者也或曰鄴侯不逮留侯遠甚留侯仕漢猶神龍之不測也鄴侯仕唐辭相還山後代宗德宗徵之皆至俄而爲判俄而爲守與留侯相逕庭矣不知留侯始終爲韓鄴侯始終爲唐者也爲韓者用漢高而不爲漢用其志已遂可遠引以明高爲唐者于肅代德順之間一日未安一日未可謝責泌乃元宗使與太子爲布衣交君臣而賓友也既已贊克復之功又保護廣平使不廢代宗之立泌爲之也寧不

出而輔翼之乎既也德宗徵泌泌不惜三出而輔德猶不惜再出而輔代也要之留侯之去漢非惄也可以去則去合聖人之清鄴侯之仕唐非戀也可以仕則仕合聖人之任易地皆然未可以優劣論也

四皓

古今眞僞之辨辨之於其人不若辨之於其事之可信也四皓是也將以爲眞乎枕流漱石於白雲青靄之中者誰其識之如以爲僞而衣冠古穆輔

翼於青宮左右者實有其人也或謂子房神仙中人滄海君赤松子且能致之何有於四皓或以爲優孟可以爲叔敖山澤之癯不難贋似也審是四皓之眞僞不易辨矣吾以爲辨之甚易四皓而眞一出而無所損益國事雖眞無取也即四皓而僞能以一言移人主之心不得以僞曰之也況乎既能持立嫡之說又能犯逆鱗之顏片言之下格君心而維漢祚此其人非常人矣使四人者出於僞作漢高英主一見而知其能翩然而來飄然而往

如神龍之不可測識乎眞耶僞耶從可知矣

漢文帝

張文潛曰漢文帝以趙佗稱帝南越遣陸賈奉書曰兩帝並立無一使之通是爭也未嘗怒其爲帝佗竭誠屈服而去其僭號人之飲酒勸之飲愈不飲禁之飲愈飲佗之帝也必意漢矜張伐之足以張于國人乃漢天子視爲漠然如未嘗有何以取重于國退而視其黃屋左纛以爲是何用之物哉冒而居之且不甚安恨去之不亟爾文帝之策可

謂得矣是老子所謂不爭而善勝者也吳王不朝賜之几杖故卒文帝之世不反孝文之術每務此

鼂錯

秦少游曰勝敗之機繫於理之曲直故善戰者戰理漢之諸侯雖號强大皆高帝之封也用錯計而削奪之天下皆有不直漢之心故吳王得藉口反然吳王鑄錢煑海欲反者三十餘年稱兵以誅錯爲名耳漢斬錯而兵不罷天下有不直七國之心諸侯曲而漢直故太尉破其兵也然漢之斬錯也

謀發於袁盎與錯有隙世以錯死爲寃就使錯素無嫌爲漢計亦當出此何以言之以唐安祿山之亂可知祿山以誅楊國忠爲名而反是時若斬國忠祿山安得至長安乎惜不知此後爲陳元禮所殺由是觀之漢不斬錯七國之兵豈易破哉或曰哥翰翰常率精鋭以誅君側祿山可遂破乎曰不然斬晁錯事出景帝故足以折奸雄之心使翰雖斬國忠事不出人主亦不能感動天下祇足以危身矣故斬國忠以破祿山事非明皇不可爲也

周亞夫

姜西溟曰劇孟特一博徒之雄耳七國反亞夫至雒陽得孟喜曰吾以爲諸侯已得孟孟今無動滎陽已東無足憂矣此言詐也齊田單與燕戰求小卒爲神師此兵家詭道也亞夫提孤軍入梁郊七國之師正銳然其衆烏合易搖也劇孟方以任俠聞故誇七國而疑天下以七國之無能爲所以亂其謀而解其勢亞夫用兵多奇計卒能困吳敗楚走吳王而斬之豈博徒足係輕重哉方七國之兵

起也在漢有鄧都尉料敵之神在吳有鄒枚見機之早莫不併智協力以成大功劇孟祿祿其閒濮賞不及亞夫上功亦不聞有薦揚也不足輕重明矣故愚以爲亞夫之喜得劇孟者齊奉小卒之智也

趙廣漢

說者謂漢有天下每用吏胥如趙廣漢河間之郡吏也尹翁歸河東之獄吏也張敞太平之卒吏也王尊涿郡之書佐也皆出可爲將入可爲相何多

賢耶蓋以其人少習法律豪猾之弊無不畢見上之人遇之以禮自奮於公卿之間超軼於儒流之上而後之人顧以雜流目之而試問正途中能如趙尹張王者有幾人耶愚謂亦顧其人何如耳否則若非趙尹諸君則舞文亂法其弊有不可勝言者矣

司馬相如

漢室仕途有以貲爲郎者司馬相如張釋之是也有入錢穀得官者卜式黃霸是也茲得流芳百世

若曹操舉漢之孝廉黃巢中唐之進士皆至遺臭萬年取士亦在其士之自爲耳資格寧足以定人品乎

楊雄

司馬溫公王荊公曾南豐最推楊雄以爲不在孟子之下朱文公作綱目惡其劇秦美新直書之曰莽大夫一字之誅威於鈇鉞矣或爲之原曰劇美之言不過言孫以免禍耳愚謂此非孫言蓋危言也夫秦最無道劇秦美新謂其稍愈於秦耳若欲

尊新何不劇漢不劇漢而劇秦是劇新美漢矣有人焉謂其美於堯舜可謂之美謂其美於桀紂得謂之美乎幸莽不覺得以苟全然旣爲大夫莽之一字不可辭矣尚得以之擬孟子耶

漢昭烈帝

儲廣期曰劉備之入益州不能爲備解也謂焉有不臣之心備亦非奉辭之伐攘人國而反咎人之祖父何言之迂哉備之可解於瑋者在借蜀以存漢耳漢天下十去八九未盡者區區之蜀耳備不

先人而發蜀必折入於吳魏漢之宗社無託足之地矣備不得不出於苟且之計也璋備同爲高祖之子孫璋不能守益州備起而守之高祖必以備爲肖子豈獨益州卽奪桓靈之天下以與備亦高祖所深願無如時勢之不可回也愚謂此論足爲昭烈解慚九原之中劉璋諒所首肯

武侯

余閱吹劍錄載俞文龍論武侯事惡其說之謬也謂武侯輔劉備當尊獻帝如光武之事更始征罰

胥聽命焉是卽夢中語矣獻帝受制於操欲聽帝命是聽操命也操命其可遵乎又嘗其草廬卽定三分之論說吳遂有鼎足之言竟不知有獻帝葢當時獻帝已爲籠鳥釜魚無從致其飛躍矣三分鼎足之勢已成言之亦何罪乎獻帝遇害稱帝武擔急欲正統緒而攝人心使國賊知火德未絕人望有歸與漢高之於義帝之事有別也何得以之相例乎又謂備爲宗室可以自立會與周爲同姓孔子何不奉之爲王不知當時東西周君雖不成

乎君而有君在也君在故曾不可以王也獻帝雖名爲君而竟若無君在也君亡故備不妨於帝也又謂其雖稱中山靖王之後世數難考猶宋高祖自稱楚元王之後此溫公不欲紹漢統之言俞祖其說豈爲胷中有主者乎

關壯繆

每閱陳壽三國之書意左國賊未嘗不欲斷其舌也其紬昭烈疵武侯又議關張謂羽報效曹公有國士風而剛而自矜以短取敗理數然也愚謂壯

繆之爲國士無事不足以見之若報效曹操其不得已耳踐三約也國士之風豈在是乎不知劉之在袁則斬良旣知劉之在袁則去操封還沃賜旋奔故主使操亦諒其各爲其主而不復追國士之風在此不在彼矣而壽以報曹當之何異無識之徒以秉燭達旦爲雲長大節哉

張桓侯

張桓侯稱萬人敵所謂矯矯虎臣也而有儒將之度陳壽稱其義釋嚴顏有國士風不特此也馬超

歸漢驕恣非常禮越人臣嘗稱帝曰玄德壯繆不平每欲殺之桓侯以爲是當示之以禮昭烈大宴諸將馬超捽臂而來問何不爲關張設座目之則二人翳立帝後超不安起立帝曰二君已習爲常其意如此莫能强也超大慚悔亦復折節盡禮桓侯能化梗爲柔加于人一等矣

魯肅

史載魯子敬以荆州借劉先主人議其失不知子敬者也史稱曹操聞孫權以地借備方作書落筆

於地彼知先主得荆州輔車之勢成天下未可以遽取也由是言之借荆州之事豈惟劉氏所以取蜀亦孫氏之所以保吳其策深矣所謂賢者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後孫權謂子敬勸孤借荆州是其一短孰知其謂短者正其所長在此乎

司馬懿

鍾伯敬曰曹氏取天下於漢司馬氏取天下於曹懿不肯屈曹氏魏武見辟辭以風痺自然之勢也然司馬氏不能越曹氏而取天下於漢世又必因

乎魏魏武經營半以爲晉而懿父子經營全以自爲取漢天下於曹者懿也懿與操並世爲君臣而操不知何以爲操也操知懿有豪雄志見其狼顧謂太子丕曰懿非人臣也必預汝家事由此言之操未嘗不知懿也知之而無可奈何天人之間妙矣哉愚讀天人一語見其警省奸雄不淺也

管幼安

蘇子由於管寧作逸民贊或謂管寧何得稱逸民哉其謝辟一疏稱丕陛下而已稱臣矣不能如謝

枋得以聖朝稱（九）逋臣稱己也何得稱逸民哉噫
操是說者何責人無已也夫邦無道危行言遜君
子不幸處無道之時苟全性命於亂世稱臣而不
臣其人猶逋臣也如孔子以將仕答陽貨將仕者
不爲仕不臣者得爲臣乎且陛下之稱與聖朝何
異聖朝自聖朝不入其朝我何與陛下自陛下不
至其陛我何傷哉疊山卻聘立言固無弊矣若寧
亦宜重其行而原其言使寧果可議文山宜議之
矣何以正氣歌曰或爲遼東帽清操厲冰雪與子

由稱逸民者無以異哉

郭璞

晁君武曰世傳郭璞葬書皆云無出璞之右者今盛行皆璞書也璞傳載葬母事世傳葢不誣矣璞未幾爲王敦所殺若謂禍福皆係於葬璞不應擇凶地以取禍若謂禍福有定數或他有以致之則葬地不必擇矣璞自用其術尚如此況後之遵其遺書者乎

謝安

人定勝天淝水之捷人也非天也說者以謝安之破苻堅爲僥倖成功歸其事于天耳不知堅有必敗之道秦自敗而非晉敗之不得謂天福晉而禍秦也兵法曰兵驕者敗堅未舉兵先築宮以待晉之君臣驕矣有福德之占而不顧則違于天有長江之險而不慮則違于地有謀臣之諫而不聽則違于人三者旣違無一勝之道矣其時贊其行者姚萇慕容垂耳二人者利其敗而自爲非忠計也剛愎自用者堅一人耳安處之旣審圍碁賭墅以

鎮人心以逸待勞堅見其部陣整嚴望而生懼未戰而心已怯矣迨夫前鋒少却後陣高呼數十萬衆敗如捲籜豈不繫于人謀惟天自恃歟

唐太宗

信義者君子小人共有者也固可以動君子亦可以感小人不可謂小人斷不可化爲君子也唐太宗縱囚廬陵辨之詳矣以爲上下相賊似覺山可移判不可易矣然自古至今縱囚者獨一太宗則太宗難白其心乃前乎太宗有晉之曹攄矣後乎

太宗有唐之呂元膺矣擄令臨淄元膺守蘄皆以歲夕縱大辟囚歸省其親剋期悉至無有後者夫守令之職微矣其縱囚可行其意釋囚則不能擅其權豈上下交賊其情而爲此乎此可知信義亦行于小人恩德入人故能移人之速如是也知呂曹之事可不必深求太宗矣

王珪魏徵

邵二泉曰或問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爲害于義然歟曰不然王魏承高祖之命爲建成輔建成

不得而臣也何爲之死曰其事太宗可乎曰不可王魏於建成之難雖不當死以高祖之命不可不死也今有人焉殺其所輔而奪之位恝然莫之省無以復君命矣太宗以弟殺兄比于篡弑特一間爾人人得而誅之者況爲其輔者乎王魏于此盡力致討死而後已可也雖不當死建成之難死高祖之命可也如之何其事太宗也

郭汾陽

史稱郭子儀功葢天下而主不疑窮奢極欲而人

不以爲非胡寅以爲奢欲而處富貴小人之事也子儀安得有此方孝孺以爲此子儀之所以爲智也肅代狹陋德宗猜忌故自污以爲保全之計正學之所見微矣吾以爲非子儀之心也其事君律已惟有一誠耳惟其誠也克復兩京再造唐室値回紇之衆而以單騎退其師聞魚朝恩之謀而以不衷甲釋其意其誠若此人主雖庸復何嫌忌以奢欲爲自全計哉然則史曷爲有奢欲之說吾以爲子儀聖賢而英雄也聖賢內存敬畏之心英雄

外有揮霍之氣殆非以富貴之奉待已而以富貴之奉待人大烹以饗壯士雅樂以宴嘉賓不惜金玉錦繡以勵有功之部曲故能收人心于無事之時得死力于有事之日用兵之權正在乎此自人視之以爲奢矣其迹似奢子儀何欲也哉

狄梁公

毛會侯曰狄梁公在武后前與張昌宗賭雙陸褫其所賜之服以與家奴余謂梁公爲失計矣萬一不勝使昌宗亦褫其服梁公何面目立朝廷之上

耶說者謂公自知必勝故從武后之命余謂不然昌宗技之能否武后諒所素知令之决賭未必不擅其長而謂昌宗必敗不敢信也有謂梁公斥昌宗爲嬖倖之服可奪其魄技雖精無能爲此究論于事後傳會之見也人情至嚴莫如主僕使六博相逐主未必常勝僕未必常敗謂數語可奪昌宗之魄豈萬全歟梁公爲此者委蛇爲復唐計耳時宋廣平呼昌宗爲卿且欲擊碎其腦未聞得禍則唐室之復本無關乎雙陸之勝與不勝不從武后

之命可也

李太白杜少陵

宋廬陵羅大經謂李白當王室多難之時作爲詩歌不過醉狂于花月之間耳豈得與杜甫之憂國憂民同年語哉唐人猶以李杜並稱大無別也愚謂少陵之詩雖多言時事具見忠義之心而太白清平調飛燕新粧一語直斥玉環不畏天子貴妃之怒可與龍逄比烈此又工部之所未有者也李豈劣于杜耶而朱考亭曰李白見永王璘反因從

叟之詩人至于如此又謂杜甫以稷契自許未知做得與否此言亦似不許少陵者太白之詩曰夜半水軍至逼迫上樓船辭官不受賞翻謫夜郎天謂白從叟永璘究矣總之考亭以道學自命薄視文人胡澹菴上章薦十詩人文公與焉遂終身書不賦詩故雖李杜亦遭白眼而琉球試士以杜詩爲經杜詩誠有可以爲經者或訾李或幷非杜不少過耶

韓昌黎

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者韓昌黎也而猶有議之者謂其以博愛爲仁不知仁也三品言性不知性也攻佛骨僅在福田見佛淺也不知宣聖論性有自內而言之者克己是也有自外而言之者愛人是也剏其言博愛之仁卽言行而宜之之義乎不可與徒言博濟者等視矣至性善之說雖子輿獨標其旨而相近不移孔子且言之矣中人智愚不昭然三品乎若空諸所有釋氏之宗人之佞佛者意不在此也迎朽骨于禁中惟欲求

福田爾良醫之治疾治其致病之源破其福田之說而君心可格矣其所謂空空者何足論乎以昌黎爲見佛淺者見昌黎淺爾

柳宗元

王允屈意董卓而卒誅卓者允也溫嶠謬事王敦而卒誅敦者嶠也狄仁桀僞承武后而卒反武者狄也君子之依小人幸得伸其隱志則此心大白於天下若入於僉壬之內終不能遂其所爲貽疵議於後世此古人之不幸若柳子厚是也當順宗

之卽位得瘖疾而不言天下事皆斷之於王叔文斯時若無君子爲之左右當無一善狀矣而柳子厚與劉禹錫亦因之以進遂有黨人之目然觀順宗初政用姜公輔蘇弁爲刺史追鄭餘慶陽城赴京師貶李實罷宮市出後宮女三百人出教坊妓六百人種種善政非叔文之所能爲此必劉柳二君教之而卒不能使其行事一皆若此此子厚之所無如何者而終陷入於黨誰爲畧迹而原心乎夫春秋之法不以眚廢德不以功掩過能委曲以

觀之此古人之樂有後人也思觀柳集有伊尹就桀之贊此卽子厚之所以自況而論之者終無恕辭悲夫

馮道

擬人必於其倫弁州謂馮道歷五朝而不死深得老莊之學何薄視老莊耶老子宜聖以爲游龍莊子擴道德之旨爲齊物諸篇富貴爲何物哉然老莊之徒又非重處而輕出者以爲丈夫不出則已出則必宜盡忠臨難不可苟免與其披繡于廟不

若曳尾于途于死生之間辨之審矣豈頑然馮道得與同語何薄視老莊耶道之不死非有道以處此也五代之君利其叛國資其掌故雖心惡其人翊翼諸臣皆其黨也不易加其顯戮是以更十五主而安榮如故周世宗能別邪正道旋病死逃于鈇鉞特幸免耳與老莊何與乎以之相擬何異取廿腐鼠之鴟鳶方于鸞鳳哉

杜太后

唐荆川曰宋史曰杜太后欲使其子以次居帝位

後及其孫充此意也有必致亂之理宋太祖于母命如果樂從何不明告在廷令光義正太弟之稱乃藏書金匱是不欲播于羣聽待夫時移事改而背之也此時兄弟之隙已生矣不然是初無此言太宗得位與普以母命文飾之姑愚其姪然後徐求其罪而剪之乎當時趙普就榻之書尤爲可恨使普爲經國之臣以周公輔成王事開諭而力諍之則誓約寢而厲階去矣由此言之婦人之言鮮不敗事大臣須用有學術者人主其知之

歐陽永叔

韓通忠貫日月廬陵不爲立傳或謂通固忠於周常臣晉唐漢矣獨死於周廬陵欲錄之雜傳恐沒其殺身之仁表其殺身慮掩其歷事諸朝之迹不爲傳者待之恕責之嚴也是豈廬陵之意哉通之不死歷朝不必爲之諱也其於歷朝未有心誓之託衆人畜之者也事周爲親軍指揮使國士待之者也律以仲連之義通之死宜不待於周信之豫讓之言通之死當不在於晉唐漢然則曷爲不爲

之傳不爲傳者有感於史有闕文以闕之者存之也蓋洛邑之頑民亳都之義士也當日陳橋之變寡婦孤兒將何所憚所憚者獨一通耳通起兵而殺通果王彥昇之罪乎廬陵爲傳將何以書之耶故不若以不傳傳之之爲得也

趙普

趙普再相人言普山左人胷中所學止論語耳太宗問之普不自隱曰臣生平所知誠不出此然昔以半部輔太祖定天下今以半部佐陛下致太平

太宗然之後人有議之者曰既讀魯論知大節如何不做託孤人則未可謂能讀論語者矣

岳武穆

王弇州曰有以岳武穆奉金牌班師爲恨者謂宜用大夫出疆之法不奉詔而進兵非也可不奉詔而進兵其勢足以制內者也勢不足以制內爲之必敗足以制內而爲之雖成功非純臣也如不奉詔而進兵檜以尺一削武穆官使一部將代之何以自處乎强敵乘於前嚴僇迫於後非獨敗身也

且敗國武穆雖强勢不能獨舉必用韓世忠張浚之軍爲犄角而後金之膽奪令諸帥一時奉詔而歸孤軍深入勝負之機未有分也武穆可復中原而不使之復志士仁人所恨於高宗也

虞允文

虞雍公戰伐之奇爲南宋第一與張魏公相上下特魏公有南軒爲之子而朱子亟稱之遂大顯揚雍公無人發其茂績耳丘文莊公曰古今水戰采石比赤壁尤奇且允文有難於周瑜者瑜爲主將

而允文書生也瑜握重兵而允文空拳也瑜有孔明爲犄角而允文隻手也以此較之難易見矣愚謂濉公之功載在宋史千古旣知之矣然未有盛稱之者丘文莊謂其難於公瑾眞至論也

韓侂胄

齊襄復九世之仇春秋大之宋之與金不共戴天之仇也韓侂胄雖屬奸邪其浪戰不可罪也乃至函首乞和謀臣可謂無策矣當時太學諸生有詩曰晁錯旣誅終叛漢於期已入竟亡燕羅大經云

譬如人家子孫祖父為人所殺有一狂僕志欲復仇討淺謀疏迄不能遂乃咎此僕送之仇人使甘心焉其可乎愚謂賈似道韓侂胄俱非好用兵者特以秦檜之後人皆以和議為非故矯而為之耳然不得言其不是其誤國堪誅而誅非其罪徒為金人笑也

于忠肅

于忠肅之為社稷臣古今所共許也侯方域以其不諫易儲不可以社稷臣稱之不知君子之用心

者也有明之天下太祖成祖之天下非英宗景帝之天下也英宗變生土木於二祖爲有罪景帝撥亂返治於二祖爲有功景帝旣立英宗遜避自宜爾也或謂英宗固有罪矣太子何罪而黜也余謂太子之廢勢也欲其不廢景帝而堯舜則可是非堯舜自不必能南宮之門且加錮矣子居靑禁父鎖高牆太子於此何以處兩父之下乎猜忌必生非太子圖景帝必景帝殺太子宋太宗尙不能容德昭况見深非德昭比乎金英太子生日之對帝

意不改不可以口舌爭不諫易儲保全太子之意其深非庸庸所及見也至於奪門復辟忠臣遇難造化小兒若無定據爲此非忠肅所應得易儲之事責之景帝則可何深求忠肅哉

明妃

塞草皆白葬明妃之地其草獨青秦草皆青斬淮陰之地其草獨赤其赤者昭淮陰無叛漢之心其青者表明妃不忘漢之志烈士美人之隱皆賴一草白於千秋則明妃不從世達之請其吞藥而死

也明矣乃漢書載呼韓邪死嫱求歸成帝敕從其俗遂爲後閼氏嗟乎史何不樂成人之美有是說耶吾謂成帝之敕有之爲後閼氏必無之事也明妃請適單于欲爲漢紓北顧之憂耳意以一女子代數萬甲兵亦何憚而不往和親之後數十年無烽火之警者誰之力哉艮以曲奏琵琶而聲銷鉦鼓也逮後黃茅白葦之中一坏之土長芳菲而不歇天地不能易其氣霜露不能變其色與武穆向南之枝同榮不朽不足以見明妃耶

綠珠

何燕泉曰石崇以明妃曲教綠珠而綠珠爲崇死喬知之以綠珠詞寄碧玉而碧玉爲知之死趙象以綠珠碧玉事示非煙而非煙爲趙象死女子有情遞相感激能以死自見亦足嘉矣第其死則非煙不如碧玉碧玉不如綠珠而明妃青塚千載傷心更足悲矣愚謂女子亦丈夫何用褁巾幘斯言不足爲諸姬贈乎